

# 莫道桑榆晚 為霞尚滿天

## 記著名作家梁曉聲



■梁曉聲生活照



■梁曉聲在演講

## 被手機消磨的寶貴青春

初見梁曉聲，黑衣、灰褲，手拿香煙，語調平和。如果不曾預先知道他是著名作家，只是在五道口街頭和他擦肩而過，他無疑是平凡的，不惹人注意的。面對這樣一位學者，你不會想到他也有針砭時弊的辛辣一面。他關注中國轉型過程中社會中存在的怪象，「如今，一個隨時準備彎下腰的中國人，依然肯定地比一個隨時準備『站直』了的中國人『獲益』多多」；也關注中國民眾人性中的劣根性，「許多中國人的眼睛最愛看街頭鬥毆，倘沒動刀動槍，沒撂倒一個，便看得非常不滿足」。梁曉聲坦言，自己從未適應過時代，可能正因這樣，讓他以一種被擠壓的姿態，去觀察身邊的現象，並訴諸筆端。著名文藝評論家張頤武曾這樣評論他：「二十多年來中國和世界的變化讓我們改變得太太多，但梁曉聲式的慷慨陳詞依然有自己的力量在。我們仍然可以從梁曉聲這裡得到一種真正的滿足，梁曉聲仍然能夠給他的讀者想要的東西，是一位關愛學生的教授。」梁曉聲的這種「慷慨陳詞」與他的文藝功能的認識有關，他認為，文藝有兩個功能，一個是對社會現實生活的批判功能，一個是對生活真善美的弘揚功能，兩個功能應該像人的兩個器官，缺一不可。文藝只有把第一個功能也做得很好的時候，才使受眾願意接受，並且相信。

最近他又開始思考手機，提出「有多少青春可以被手機消磨」這一問題，此語一出，石破天驚。各大媒體紛紛以此觀點作為自己的新聞題目。面對媒體，梁曉聲很坦率地

兩本小冊，白色封皮，左下角配有孩童卡通圖片，讓整個封面效果顯得清新可愛，右上角配有著名作家梁曉聲頭像，圖書出自誰手，讀者一目了然。書的左側用藝術字體寫有《小學生如何寫好作文》、《中學生如何寫好作文》，標題言簡意賅，清晰表達全書主旨。這兩本書是梁曉聲新作，每部作品都是作家的孩子，而這兩本本身為「孩子」的圖書，是為孩子所作。

香港文匯報 記者田一涵 張聰 北京報道

在兩本小書中，梁曉聲以文字的形式，將「青少年如何寫好作文」的話題，向人娓娓道來。從「孩子不能夠在被強迫的情況下寫出好作文」的青少年寫作狀態表述，到「怎樣的教學方式才受學生歡迎，怎樣的教條主義要求肯定會適得其反？」的對語文教師應思考內容的建議，字字切中肯綮，句句真知灼見。既是他多年文學創作的經驗之談，又是他長期從事教學工作的總結。

怕文字的力量勢單力薄，5月16日，梁曉聲在所工作的單位北京語言大學舉辦講座，講述關於兩本書的創作歷程。當日講座會場座無虛席，許多遠方慕名而來的學生家長，教師，紛紛前來聽取。梁曉聲的演講沒有官樣文章和空洞的說辭，聽眾們感受到，梁曉聲打開了記憶的大門，其指導孩子們寫作的往事，如閃光的點點碎金，伴隨着他的思考，通過他柔和的語調傳達了出來。

十三年前，梁曉聲離開影視界涉足教育領域，他將這些年目睹的大學語文教學怪現象一一道來，稱「家醜不怕外揚」。「學生們對一位作家的生卒年月，代表作品，寫作風格倒背如流，但被問及作品中的精彩段落時，則無言以對，原因是這些考試不會考的。」「有一次我給同學們上選修課，一位女同學在課間對我講，要求我直接給她及格分數，她選修這門課的原因僅僅是為了修學分。」

作為一名作家，關注現實，反思現實，已經成為梁曉聲的一種習慣。應試教育對學生寫作能力的扼殺，以及學生主觀上對寫作的排斥和抗拒，到大學階段，已是積重難返。如何解決這些問題，梁曉聲上下求索，認為培養孩子寫作能力，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，不同階段的訓練，有不同的側重點。「小學生與作文的關係以單純為好——興趣寫作應是宗旨。而到了中學，應該通過議論文接觸思想，學會分析思想、區別思想、整合思想。這種訓練應一直持續到高中結束；進了大學，則要面對思維訓練了。」梁曉聲說。

他的思考，很難為眼中只有分數，急功近利的家長所接受。梁曉聲在講座的現場回憶起一件很尷尬的往事。「記得有一次我去外地講座，正講到課外閱讀對孩子培養寫作能力的重要性，一位年輕母親突然站了起來，氣急敗壞地向我說，『我特意趕來，是要聽你宣講你的訣竅。一怎麼做，二怎麼做，三怎麼做，十分鐘就能講清楚的那種訣竅。重視課外閱讀，算什麼訣竅。』

梁曉聲講到這裡，在場的聽眾大笑，但是笑過之後，又明顯能感受到一種苦澀，一種梁曉聲對家長急功近利心理的無奈。面對這種現象，梁曉聲感歎道：「我估計，包括古人在內，世界上真的知曉這種『訣竅』的人是不曾存在過的。」

從事寫作教育十餘年，梁曉聲將自己的諸多思考或自覺，或不自覺地融入到教學工作中，成效良多。在當日的講座上，他舉了一個成功案例。在教學過程中，他曾注意到這樣一篇作文，學生在文中自詡即將被處以死刑的白骨精，以第一人稱的方式，講述了自己一生中的種種，並稱自己以阻撓唐僧西天取經為傲。在文章的結尾，學生描寫的一個細節令梁曉聲印象深刻。「白骨精臨死前，在地上寫下了『生的偉大，死的光榮』。」梁曉聲看到了這個學生的虛構能力，並加以鼓勵和引導。「這個學生在畢業後，一直在網上發表武俠小說。前些日子，她將這些小說結集出版，並請我為她作序，我欣然應允。」梁曉聲說。「我還將繼續鼓勵她關注現實問題，爭取多一些關乎現實的作品出來。」

■全國政協委員 著名作家梁曉聲在講中小學生如何寫好作文



表達了自己的看法，「我不喜歡手機控，不對，是很討厭。這你可以隨便寫在報紙上，沒關係，就是我說的」。

他對年輕人成為手機控的反感，並不是單純來自感性的好惡，論及理由時，他語重心長。「我不反對通過手機獲取最新信息，也不反對用手機看新聞，但成天拿着手機看肥皂劇，看文學糟粕的東西，把寶貴的青春浪費在無聊的消磨上，我很反對。」梁曉聲認為，大多數人在看沒有營養的節目，沒有價值的影片，沒有深度的文章，但他仍提醒年輕人一句：「如果跟大多數人一樣，那你就註定一輩子都只能成為『大多數人』。」

■全國政協委員 著名作家梁曉聲



## 貧困中母親鼓勵梁曉聲讀書

2008年由張新建執導的電視劇《闖關東》在內地熱播，紅遍大江南北。如果將當時的歷史還原，在闖關東流民大潮中，便有梁曉聲父親的身影。沒有《闖關東》劇中朱開山買房、置地、開飯館兒的幸運，來到哈爾濱定居的梁家，一直在貧困和苦痛中掙扎。身為建築工人的梁曉聲父親，以一個月三十幾元的工資，養育五個兒女，捉襟見肘，借錢成為了家常便飯。儘管這樣，父親仍然想讓他們過得好一些。那一年冬天，快接近年關，大雪紛紛，梁曉聲的父親笑着進門，給梁曉聲帶回一件新棉衣。梁曉聲高興地換上新衣服，出門找鄰居家的孩子玩耍。爆竹聲聲，在梁曉聲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，一個鞭炮燃燒時飛濺過來的火星兒落在了他的衣服上，新衣瞬間被燒出了一個洞。梁曉聲穿着被燒壞的棉衣回家時，父親給了他一記耳光。

母親的樂觀閃爍眼

「母親分明是用她的心鍥而不捨地銜着一個樂觀。那樂觀究竟根據什麼？當年的我無從知道，如今的我似乎知道了，從母親希冀地望着我們時目光中那含蓄的欣慰。她生育了我們，她就要把我們撫養成人。她從未懷疑過她不能夠……」這是梁曉聲作品《母親》中的一段文字。在一個經濟拮据的家庭中，母愛的光輝往往閃爍得更加耀眼，年過耳順的梁曉聲如今回憶起自己的母親，感激、熱愛之情溢於言表。

一次向母親要錢買書的經歷，深深地印刻在梁曉聲的腦海裡。青年梁曉聲熱愛閱讀，如果你是他的鄰居或是同學，就會了解到，如果想找梁曉聲，就去圖書館。梁曉聲十五歲那年，市面上有一本暢銷圖書叫《青年近衛軍》，他很想讀到，便到母親工作的工廠去，向母親要錢購買這本書。據梁曉聲回憶，母親工作的廠房十分破舊，房體都是七扭八歪的，每一個工人面前都垂着一百多度的燈泡，在炎熱的夏天，酷似烤爐。在工廠的一個角落裡，梁曉聲找到了母親。母親戴着大口罩，身上沾滿了棉絮，當得知梁曉聲的來意之後，毫不猶豫地將身上所有的錢，塞在梁曉聲的手中。梁曉聲瞬間體會到了母親的艱辛和掙錢的不易，從工廠出來後，他沒有去書店買書，而是將錢為母親買了兩罐罐頭。這一舉動遭到了母親的嗔怪，「我要吃什麼罐頭呢」。母親又拿出錢塞在梁曉聲的手中，讓他去把心愛的書買回來。



■梁曉聲大學期間與知青的合影



■梁曉聲生活照



■梁曉聲的母親與孩子們